



革命历史斗争故事集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4年

《故事会》分类合编本

革命历史斗争故事集

刘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故事会〉分类合編本》的第五分册，都是革命历史斗争故事。共九篇，分别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为了革命事业赴湯蹈火的斗争精神。在故事活动中，运用这些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除中篇故事《許云峰》第二回至第六回以外，都先后发表在《故事会》1—12輯和《故事会小丛书》1—36号。

《〈故事会〉分类合編本》共五分册，其他四个分册是：《阶级斗争故事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故事集》、《新人新事故事集》、《解放军和民兵故事集》，都已出版。可以合买，也可以分册买。

余竹君 佳木思 装帧

統一书号 10077·1216

定价(四) 0.34元

革命历史斗争故事集

上海文化出版社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

1965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5,000册

开本730×1035毫米1/32

印张6 5/8

插頁1

字数185,000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目 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紅色联络站 ····· 陈佐輝改編(1)
老金送粮 ····· 辛 尼改編(14)

抗日战争时期

- 紅纓的故事 ····· 王 韵創作(27)
沙家浜 ····· 沈江海 紀厚英改編(32)
紅灯記 ····· 汉 良改編(59)
打店 ····· 张玉清口述(85)
老交通 ····· 李卫青口述(96)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智擒邓九婆 ····· 逢美生 华文长改編(116)

許云峰(中篇革命故事) ·····	包增康等編述(128)
第一回 沙坪书店 ·····	(128)
第二回 茶園被捕 ·····	(147)
第三回 秘密審訊 ·····	(160)
第四回 新鴻門宴 ·····	(173)
第五回 獄中斗争 ·····	(185)
第六回 紅岩青松 ·····	(199)

紅色聯絡站

——又名《黑虎岡》

陳佐輝 改編 沈之清 整理

一、下 山

在江西省東北地方有一座非常險要的大山，叫五虎山。這五虎山是我工農紅軍的革命根據地，有一個團的紅軍駐扎在山里。一九三二年，國民黨反動派夢想一口吞掉山里的紅軍，調來了幾萬人馬，將五虎山團團圍住，封鎖了個水泄不通。

山前有一個村莊，叫黑虎岡，是個交通要道。紅軍就在這裡設立了一個聯絡站，開了一家酒店，任務是探聽白軍消息，掩護交通員傳送情報。自從白軍把山圍困起來以後，這聯絡站的工作就暫時中斷了。

這一天，恰巧是三月初三，按照當地的老習慣，做媳婦的都要在這一天的穿紅着綠走娘家。因而在這交通口上，一清早就人來人往，熱鬧起來了。

可是，一會兒工夫，“呷……”“叭……”一陣槍響，村前村後突然布滿了白軍崗哨，到處捉拿走娘家的青年婦女，弄得村子上雞飛狗跳。只聽見白軍在喊：“前面這穿紅衣服的站住！”“把那個着綠褲子的抓起來！”“抓起來！”

抓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白軍从一个叛徒那里得到消息:昨天半夜,紅軍有一个女交通員乔装走娘家的青年妇女,由五虎山下来,送一份重要的文件到閩北去,今早一定要路过这里。所以白軍不管青紅皂白,凡是穿紅着綠的青年妇女全都要抓。

山下紅軍联络站有两个工作人員,一个男的,叫杨大良;一个女的,叫吳桂芳,是夫妻。他們从两个来酒店喝酒的白軍口里探听到,有位紅軍女交通員下山,是叛徒告的密,还听說这个叛徒穿的是一身白綢衫褲。现在,白軍封鎖得这样严,女交通員又下落不明,心里真着急。杨大良还关照吳桂芳,那个叛徒可能知道这里是联络站,要格外提高警惕。

大良正准备出去打听一下消息,只看见一个中年男子,头戴草帽,穿了一身白綢衫褲,手里搖着一把白折扇,口里哼着小調,大搖大摆地走进来。会不会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他就是那个叛徒呢?大良对桂芳使了个眼色,桂芳马上迎上去:“先生,請坐,吃酒啊!”那个人朝屋里扫了一眼,对大良看了看,說:“唔,有什么好酒啊?”“您要什么酒?”“有葡萄露、状元紅嗎?”“有啊!”“給我对半斤。”“先生,您要怎么个对法呀?”那人又用眼角瞟了周围一眼,看看沒有別的人,說:“三两半葡萄露,四两半状元紅。”“要什么菜?”“来只凉菜,笋干拌芥菜。”这些話都是联络站接关系用的暗語,那个人回答得一点不錯。自己人嘛!桂芳就要上去相认;不过再一想,万一是叛徒搞的鬼呢?又犹豫起来。这时候,大良已經跨前一步,拔出手枪对准那个人說:“喂,朋友,不要和我来这一套。还是打开天窗說

亮話，我們走不了，你也休想活着回去！”那人一点儿也不惊慌，反而笑着說：“杨大良同志，你干得好。”就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香烟遞給大良。大良马上把香烟一折两段，抽出来一张小紙条，上面写着：

杨大良、吳桂芳同志：

今特派周洪亮同志来你站，到时一切听他指揮。

何 涛

大良认得这是山上紅軍何政委的笔迹，就一把握住周洪亮的手說：“对不起，对不起！”同时把紙条遞給桂芳，马上烧掉。周洪亮說：“我軍为了爭取反‘围攻’的胜利，拟了一个重要的作战計劃，昨天夜里特地派交通員刘英下山，迅速送到閩北司令部去审查；可是山上出了叛徒，名字叫吳宝财，他竟連夜投敌告密，所以情况非常危急。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亏得叛徒不知道有这个聯絡站，你們可以照常工作。”桂芳听完就問：“那末你怎么这样快就下来了？”“我是抄小路从白虎岭过来的。”桂芳听說是白虎岭，一惊，問：“我們白虎岭布满了地雷，你怎么过来的？”周洪亮笑着說：“那怕什么！地雷就是我帶同志們埋的，还能不知道嗎？”大良和桂芳这才明白，他就是山上赫赫有名的偵察队长老周同志。有了他，象来了一連兵力，敌人就好对付了。

这个时候，外面又响起了一陣枪声。周队长马上說：“我现在的身份是马家堡马專員的上尉副官，以后叫我马二爷。”“那个真副官呢？”“昨天下午給我們抓上山了……”周队长說到这里，只听见一片叫喊声：“站住，站住！”“抓

住她，不要让她逃了！”周队长正要赶出去看，突然有一个穿紅衣的青年妇女冲了进来。

二、斗 智

她是誰？她就是白軍到处搜查的交通員刘英。周队长拉住她說：“快，刘英同志，快脫掉外衣！”刘英看见是周队长，知道他是特地来帮助自己的，就赶快把外面的一件紅衣服脫掉，一面脫一面还对大良和桂芳看。周队长放低了声音說：“自己人。快，再把文件换个地方！”刘英把脫下来的衣服交給桂芳去收藏，又马上从发髻里取出文件，藏到鞋子里。这时候，白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周队长把刘英拉到桌子边坐下来，装作喝茶的样子，又輕声說：“现在你是我的侄女，姓马，叫我二叔。”說完，白軍的刁連长，外号叫吊眼狼的，帶了一伙白匪兵杀气騰騰地闖了进来。

几个白匪兵一进门就喊：“不許动！不許动！”并把枪对准了酒店里的四个人。这桂芳穿的也是一件紅衣服，一个白匪兵看见了，以为她就是那个正要追捕的紅軍女交通員，正象发现了宝贝一样，指着桂芳說：“就是她，就是她。”吊眼狼盯着桂芳看了一会，問：“噢，你叫什么名字，到这里来干什么？”“哈，你問我呀！树有根，人有名，誰不知道我吳桂芳是这酒店的老板娘！”“哼，一张嘴巴倒厉害。我問你，方才为什么在外面跑？”“什么，在外面跑？我店里的生意还来不及做呢！跑到外面去干什么？”“那末方才有谁来过？”“哎呀，长官，你真是越問越怪了。我們开酒店的，要是沒有人来，叫我們喝清水啃石头啊！”“他媽的，少廢話，我是問你方才有谁来过！”“噢，方才嘛，有两位老总

来喝过酒，还没給錢呢！”“混蛋，你胡缠点什么！还有誰？快說！”“还有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这位马二爷啦！”吊眼狼一进来，早就注意了周队长和刘英，这时候就走到周队长面前，問：“你是干什么的？”周队长用眼角瞟了他一眼，也不答理，慢吞吞地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交給吊眼狼。吊眼狼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印着“马世杰”三个字，吊眼狼想：马世杰是马家堡马专员的上尉副官嘛！虽然没有见过，但听说不是一个好惹的。不过，他忽然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眼前这个马世杰会不会是共产党冒名頂替的？倒要小心。所以两只贼眼盯着周队长，从上看到下，又从下看到上。周队长也知道他是在疑心自己，把帽子朝上推了推，說：“怎么！难道不認識嗎？”吊眼狼也不正面回答他的話，指着刘英問：“她是誰？”“我的侄女素梅。”“干什么来的？”“方才从婆家接回来的。怎么！不能接嗎？”吊眼狼看周队长的口气很硬，有点象大副官的派头，不过还不能輕易相信，何况他还帶了一个女的，万万大意不得，所以換了一种語气說：“马先生，兄弟奉命抓一个送信的女共产党，在这条大路口上进行搜查，你侄女有嫌疑，我們要搜一搜。”周队长“霍”地站了起来，拍一拍台子說：“哼，刁連长，你要抓共产党，也要看看我是干什么的！在軍隊里，我是马专员的上尉副官；回到乡下，我也有查訪共产党的职责，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想不到你抓共产党竟抓到我的头上来啦！真是有眼无珠！”吊眼狼还是不肯让步，說：“马先生，这叫警察打他爹，公事公办，請包涵一些。”說完，对白匪兵一揮手，又喊了一声：“搜！”周队长猛地掏出手枪：“姓刁的，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我马某也不是好惹的，你不讲交情，我这个朋友可不认人

的！”說完，“啪”地把手槍往台子上一摔。那些白匪兵一看，吓得倒退了好几步。

吊眼狼心里想：他要真是馬世杰，这馬專員身旁的紅人，倒也不好得罪，只好軟了下来：“呵……馬先生，不要誤會，不要誤會，請坐，請坐。”周隊長也見風轉舵，說：“你也請坐。”

吊眼狼一屁股坐了下来，一对賊眼还是盯住劉英“骨碌碌”地轉，看見劉英鞋子上沾了不少泥土，心里更加怀疑。有心再試一試，看这个馬副官到底是真是假，就假惺惺地問：“呵呵呵，馬先生，馬專員从省里回来好多天了吧？”“唔，二十多天啦！”“喔，听说馬專員这次回来和我們旅長換帖子、拜把子啦！”周隊長听得出吊眼狼是在試探自己，一面搖着折扇，一面故意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說：“喔，不知道哇！”吊眼狼面孔一板，“啪”地站了起来：“什么，这么一件大事，还請了客，你这位大副官会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哼，笑話，难道我干什么还要向你报告啊！我問你，請客那天你去了嗎？”吊眼狼拔出手槍，对准了周隊長，說：“少廢話，现在是我問你。”周隊長眼睛一瞪，开口就罵：“混蛋！告訴你，那次請客名义上是拜把子，实际上是一次秘密會議，你这样到处乱讲，簡直是活得不耐煩啦！”吊眼狼听到“秘密會議”几个字，马上想：唷，这样看来他倒实在是馬副官，否則他怎么会知道？倒是自己失言了，让他抓着小辮子。所以立刻紅臉变白臉，道歉說：“嘿……兄弟不知道。請原諒，請原諒。”周隊長鼻子里哼了一声，說：“小心点，不要把鼻子伸得太长，輪不到你管的事，我劝你少管管。”“是，是。”

这个时候，劉英乘机站起来說：“二叔，我們該走啦！”

“嗯。刁連长，再见了！明天有空到我家来喝茶。”吊眼狼想：虽然这位马副官看上去十之八九是真的，不过万一假的怎么办呢？还是不能让他走。好在我已經派人去叫吳宝財，只要等他一到，确实知道不是共产党假冒，再放他走也不迟。所以装作客气的样子，挽留他，說：“马先生，再坐一会嘛，还早哩！”“不坐啦，这样兵荒马乱的年头，我嫂嫂怕早就等急了。”說完就要走。吊眼狼也急了，只好說：“马先生，你是自己人，和你說明了。在沒有捉到女共产党以前，这里誰也不能走，只好請你暂时委屈一下了。”“什么話！按你这么說，你今天捉不到人，我今天就不能走？”“不不不，兄弟已經去請一个人，他一到，马上派人送两位回去。”吊眼狼說完，轉过身子問门外的白匪兵：“吳先生来了沒有？”“报告連长，吳先生马上就到。”

什么？叛徒吳宝財马上就要来！周队长想：他是認識我和刘英的，他一来事情就棘手了。这时候，外面又有一陣枪声，吵吵鬧鬧地乱成一片。吊眼狼問：“什么事？”“报告連长，是那些抓来的妇女在鬧。”“飯桶，枪毙她們几个，看她們还鬧！”吊眼狼一面罵，一面走了出去。大良乘机提了一把茶壶过来冲水，低声对周队长說：“文件让我去送吧！”“不行啊！这是单綫联络，你送不到的。你赶快帶了手枪和紅衣服出庄去，先把那叛徒吳宝財打死；再想办法把敌人引到白虎岭上去中我們的地雷陣。快……”周队长还没有說完，吊眼狼已經叫罵着回来。

周队长显出无聊的样子，叫桂芳拿酒来喝，又对吊眼狼說：“刁連长，今天难得相见，兄弟請你喝一杯！”吊眼狼一来是个爱酒如命的人，一听见喝酒，酒虫就索落落地爬到喉嚨口，二来，喝了酒就可以把他留住。一举两得，乐

得答应。不过他还要假客气一番：“马先生，兄弟公务在身，嘍嘍，你也太客气了，嘍嘍，兄弟就……就奉陪、奉陪。”桂芳连忙送上两壶酒，一碟子酱黄豆。周队长面孔一板：“混蛋，这菜怎么請刁連长下酒，你們存心要我难看！”“马二爷，对不起，对不起，我們店小备不起葷菜。”“什么？我难得請刁連长一次，沒有葷菜怎么行？还不叫你老板去买几条鮮鱼来。”大良知道这是周队长让自己有个脱身的机会，好去截住叛徒，再引白軍上白虎岭，所以马上答应一声，假装害怕的样子拿起籃子就走。吊眼狼心想：这頓白酒乐得吃，有鱼当然更好，又看大良是个男的，也就沒有說什么，让他走了。

三、脱 险

周队长斟满了两杯酒，說：“来，来！刁連长，我們先喝起来！”“好，好。”两个人虽說在喝酒，不过肚子里各有各的打算。周队长想的是怎么样脱身，好让刘英快点去送文件。吊眼狼在指望叛徒吳宝財早点到，要是因此抓住了送文件的共产党，那马上就可以升官領賞。要是沒有共产党，也可以立即去追，用不着在这里磨时间。还有这位马副官，万一是共产党假扮的，那更是彩上加彩，我说不定还能一步登天呢！

吊眼狼正喝得起劲的时候，一个白匪兵进来：“报告連长，吳先生到！”“快請他进来，把那些抓到的妇女也帶上来！”周队长一听：叛徒来了！怎么，大良沒有把他干掉？现在马上就要见面，怎么办？再一想，有办法，于是跟着吊眼狼走到门口，在一旁站定。

那末叛徒怎么会来的呢？大良怎么沒有把他干掉呢？

原来这叛徒实在狡猾，有意不走大路，繞圈子抄小路过来，所以沒有遇到大良。现在奉命到酒店来指认共产党的交通員，心想：这还不容易，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所以他非常得意，骨头輕得沒有三两重，大踏步地走了进来。看见吊眼狼，马上弯腰曲背，打躬作揖，討好地說：“对不起，刁連长，兄弟来迟，劳您久等了！”吊眼狼說：“吳先生，你来得正好，认出共产党，团长有重賞。”“是，是。”

吳宝財这个时候才直起身体，抬起头来。周队长还站在门旁边，叛徒沒有看见，却一眼看见了刘英，心里高兴啊！她就是共产党！叛徒正想开口，忽然有人从后面在他肩膀上“啪”地打了一下。他連忙回过头去，一看，啊？是周队长！怎么刁連长不認識他？連忙喊：“刁……刁……”可是，周队长已經拔出手枪对准叛徒，說：“吳宝財，原来是你呀！三年前我大哥马世英死在你这共产党的手里，我到处找你，想不到今天自己送上门来了！”吊眼狼連忙解释說：“马先生，不要誤会，他已經过来啦，都是自己人。”吳宝財听见吊眼狼叫周队长“马先生”，又說是“自己人”，知道吊眼狼受了騙。现在只要我一点明，两个共产党就一个也逃不了。这时候，周队长把枪收了回去，叛徒定一定神，連忙說：“刁連长，他……”周队长当然不让他开口，马上又露出手枪：“怎么，你这小子还想找死啊！我是看刁連长的面子饒了你，你还要怎样？”吊眼狼也插进來說：“好了，好了，冤家宜解不宜結，大家看我面上，說过就算了。”吳宝財当然不肯就此算数，还是結結巴巴地說：“他他他是……”正在这紧张关头，只听得一声：“报告連长，抓到的妇女已經帶到！”“帶进来。”周队长冷冷地說：“吳宝財，我們私人的事今天不妨先擱一擱，以后再談。

现在你睁开眼睛认清楚！要是放过了共产党，再吃里扒外，当心你这条狗命！”周队长这是一語双关，吳宝财心里完全明白。渾身一陣冷，一陣热，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偏偏吊眼狼当是“马二爷”說的真心实話，連連点头說：“对，对！”周队长就乘机站到吳宝财的背后，用袋里的手枪頂住吳宝财的后腰，說：“认吧！”吳宝财吓得象得了軟骨病，站都站不住啦！心里想：指出刘英来吧，我这条命马上就要报銷；不指出来吧，以后哪里还会有这样的好机会！这次是我报的信，抓不到她，刁連长怎么会放我过去。再說，今天放过了他們，他們也不会放过我。怎么办？想来想去，沒有两全之計。不过，现在总还是保命要紧，三十六計，走为上計，就突然捧住了肚皮，“喔唷哇，喔唷哇”地叫了起来。

吊眼狼回过身来問：“吳先生，你怎么啦？”“喔唷哇，我我我……肚子痛，刚吃飽了飯就赶路，大概得……得闌尾炎啦！”吊眼狼面孔一板就罵：“真他媽的捣蛋，肚子早不痛、晚不痛，叫你认人偏偏就痛了。你肚子痛难道眼睛也瞎了？快点給我认，少磨洋工！”“喔唷，痛……痛死了，我眼睛……发黑，什么也看……不见啊！快点送……送我回团部。”周队长知道吳宝财这是想溜，不行，不能放虎回山，連忙說：“吳先生，我們等了你半天，怎么可以人也不认就走呢！听說子弹里的药可以治肚子痛，喏，給你一顆！”“啪”地一声，一顆子弹丢在吳宝财的面前，吓得吳宝财倒退了两步。吊眼狼心里正在气恼，现在也拔出手枪，掏出一顆子弹“啪”地丢过去。又叫白匪兵押着抓来的妇女一个个走到吳宝财的面前让他认。叛徒說：“不是，不是，都不是。”桂芳和刘英也主动地走了过来，冷冷地問：

“我們是嗎？”周队长马上接上去說：“对，看看清楚，她們是嗎？”“喔，不……不……不是。”吊眼狼恼火啊：“他媽的，混蛋，全不是，难道共产党会长翅膀飞了？”

正在这个时候，西南角传来“叭叭”两声枪响，一个白匪兵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連长，那个穿紅衣服的女共产党从葦塘里跑出来，打死了我們崗哨上的一个兄弟，向白虎岭跑去了！”其实，这是杨大良化了装，故意引敌人上白虎岭的。吊眼狼哪里知道，連忙命令一排长立即集合全連人马，追上白虎岭。

吊眼狼随后也准备跟去，吳宝財知道白虎岭有地雷陣，这怎么去得！連連搖手說：“刁連长，去……去不得……”周队长不让叛徒破坏他的計劃，就“嚓”地一把拉住吳宝財，又用手枪頂住他，說：“你說什么？”叛徒只得改变語气說：“喔……喔……我說……我肚子痛去不得！”吊眼狼也来不及多想，瞪了吳宝財一眼，轉过身就准备出去。

吳宝財更急了，心想：刁連长一走，我在这里等死啊！还是說穿了，或許还有一綫生路，所以狠命地摔掉了周队长的手，冲过去拉住吊眼狼，指着周队长和刘英說：“刁連长，他們就是共产党！作战計劃藏在刘英的发髻里！”周队长不等吊眼狼回話，哈哈大笑說：“我們是共产党，哈哈……素梅，打开发髻給刁連长检查、检查！”刘英过来，“嚓”地拆开发髻，哪里有什么文件。周队长跨上一步，“啪”地打了吳宝財一記耳光，回过头来对吊眼狼說：“刁連长，狗咬一口，入骨三分！我不記私仇，他倒恩将仇报，反过来又咬我了。”吊眼狼虽然狡猾，倒也給这场假戏真做搞得糊涂了。

这时候周队长想：现在白軍的全連人马已經出发，眼

下連两个白匪兵在內，只有四个敌人，戏也演得差不多了，所以拔出手枪对准了吊眼狼：“不准动，举起手来！”吊眼狼沒有防到这一着，只好乖乖地把手举起来。刘英正准备过来繳枪，吊眼狼忽然清醒过来，想：等死还不如拚死，就向周队长猛的扑了过去。叛徒吳宝財乘这个时候拔脚就向外逃，两个白匪兵举起枪要向刘英开。只听见“叭叭叭……”一陣枪声，有四个人“啪啪啪”地倒下地死了。哪四个人？吊眼狼、吳宝財和两个白匪兵。原来周队长眼明手快，看见吊眼狼想反扑，一枪就結果了他；桂芳对准那两个想开枪的白匪兵，也給了他們一梭子子弹；吳宝財逃到门口，恰巧碰着大良把敌人引上白虎岭，完成任务回来了，順手一枪把叛徒打死。

这个时候，只听见远处传来一片“轰隆轰隆”的地雷爆炸声。大家知道上白虎岭的敌人已經踏响了地雷！周队长吩咐大良和桂芳立即上山，自己和刘英就很快地把作战計劃送到了閩北司令部。司令部立即批准。五虎山上的紅軍根据这个作战計劃，展开了一次反“围攻”的战斗，把山下的几万国民党匪軍打得落花流水，抱头乱窜。紅軍胜利了。

（根据高力泽、于声原著独幕歌剧《三月三》改編）

附 記

故事根据独幕歌剧《三月三》改編，一名《黑虎冈》，是一个革命斗争故事。它通过一场激烈、紧张而又惊险的斗争，反映了当时紅軍反“围攻”斗争的艰苦性和复杂性，塑造了紅軍偵察队长勇敢、机